

妖狐传

〔一〕冈本绮堂 著

〔二〕三谷一马 画

〔三〕茂吕美耶 译

妖狐传

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

冈本绮堂
おかもと きどう

〔目〕冈本绮堂 著
〔目〕三谷一马 画

〔目〕茂吕美耶 译

妖狐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由远流出版集团控股公司代表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2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狐传 / (日) 冈本绮堂著 ; (日) 茂吕美耶译.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7

(日本推理名作选)

ISBN 978-7-5463-3017-4

I. ①妖… II. ①冈… ②茂… III. ①推理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5821号

书 名：妖狐传
作 者：[日]冈本绮堂
译 者：[日]茂吕美耶
出 品 人：周殿富
策 划：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渠 诚
责任编辑：渠 诚
装帧设计：未 氓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625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3017-4
定 价：20.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代序

冈本绮堂

要我写有关花甲纪念祝贺会的文章，其实我什么也没做——那我就说些初就职时的事情吧。

明治二十三年^①正月，虚岁十九时，我进入报社。那时候的银座大街聚集了很多报社。

刚入社时是编辑见习生，余暇时也负责校正。往昔的新闻记者是昼夜兼职，像我们这种打杂的，往往自早上九点做到夜晚十点。明治二十三年入社那年，帝国议会成立（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时跟现在不同，有时会议开到夜晚，八九点会议结束后才开始编辑，因此会拖到深夜一两点。每天持续。但我本来就认为报社很忙，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作的数倍，若是现在可能引起劳动问题，但当时我一点都不在意。

还好周日休息，可以松口气。可是新手连周日都不能休息。报社有值班的需要，但没人愿意，我们这种新手只好到报社值班。因没事做，不是跟工友下棋，就是天气好时在银座散步。虽说有“无报日”，但我们新手完全没休息日。

当年七月一日至三日，第一议会首次举行大选，五日开

^① 公元1890年。

始选举。因不取缔违反选举法的人，到处可见打架、吵架，问题很严重。一票五元笼络有选举权的人，或送对方千元的柴鱼，那时买票是无罪的。

八月首次通电话。有趣的是听电话的人笨拙，打电话的人也笨拙，加上机器也不好，真的很难听清楚。大家都不愿意接电话，硬要我们新手接。其中最麻烦的是前往蛎壳町^①的人，打电话来通知前盘行情时。即便把一钱听成十钱，事情也会很糟糕，这点令人受不了。

为何进报社？我们这种文学青年都穷，首先必须考虑生活问题。当时没杂志社，连博文馆都还未成立。对我们这种人来说，除了报社，没其他工作可做。

明治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岁那年，我第一次在京桥东仲町通往三十间堀的狭巷内租了一栋房子。一楼是二席、六席、二席三个房间，二楼是六席房，房租二元六十五钱。房东住在越前堀，起初房租是二元七十五钱。我跟房东交涉，要求他降至二元五十钱，结果只便宜十钱。为房租交涉，我说降价十钱，对方说不降，这不是很有趣？

当时银座后巷几乎没商店，都是普通住家。因此仲街很寂静，都住些职员或通勤掌柜、姨太太、三弦师傅。现在变化很多。

因是单身汉，雇了个下女，又由于没商店，商人来叫卖时不趁早买的话，就买不到。平日购物都过河到木挽町。

我记得大根河岸——五郎兵卫町，有栋以前医生住过的空屋。那房子很好，但房租是四元五十钱，太贵，因此放弃，那时

① 米谷交易所，现中央区日本桥蛎壳町一丁目十二番。

物价是——二十五年一元可买白米一斗二升，二十七至二十八年中日战争时变成八升，大家都说“战争真可怕，白米变八升”。

当时银座很暗吗？仲街有屋檐油灯，不会很暗。说暗，二十三年左右，议会结束，天黑后回元园町住居时，自银座过数寄屋桥到三宅坂，一路直至半藏门都没任何灯火。只有樱田门旁派出所有一盏油灯，雨天时实在伤脑筋。七八点时护城河旁也没人在走路，真的很暗。

四岁那年冬天，我家自饭田町搬到元园町，现今老家仍在，我却离家住到下町，目前则又回来了。那饭田町租屋，据说本为旗本旧宅邸，是有名的鬼宅，住了约一年，因近邻火灾而烧毁。

曾有一时搬到远方，出入我家的酒店小学徒来时，问下女“没发生任何事吗”，但下女不知情。我母亲听到了，问小学徒为何这样问，才知道之前住的房子是鬼屋。大概我们都不知情，才没发生任何事吧。

说起来人生六十年，曾发生很多事。

1932年10月14日至17日《读卖新闻》“文艺栏”

目录

代序

就职那时——写于花甲纪念祝贺会前

〇〇一

妖狐传

〇〇一

新喀擦喀擦山

〇四一

唐人饴

〇八七

拔肩蛇

一二七

河豚鼓

一六七

附录

二〇三

武士的责任

藤泽周平小说中的武士

武士的生活

图版选

二一五

唐人饴·狐嫁·化为女人的狐狸·旅人主从·绘草纸屋·失场·入墨
仕置·屋根船·船宿·武家妾·蒙面武士斩人·武家奉公女·垂发
髻·三轮髻·抽烟草·头巾女·饴曲吹·关东煮小贩·看看踊打扮之
图·和藤内与虎·女役者·看看舞·桶屋·庵看板·町家的母女·女
中·切壳·烟丝小贩·挑桶棺·下女·下男·男娼·烧场·疤疮神·迷
子探·蝶蝶卖·果子屋

通往刑场的铃之森大道有妖狐作祟，
不是火球迎面掷来，便是路人遭殴打昏迷。
妖狐传说愈演愈烈，几经调查，线索
竟指向停泊海面的两艘黑船……

妖狐传



女に化けぬ狐



—

讲完了《大森鸡》的故事之后，半七老人意犹未尽，又继续讲了下去。看来他今晚兴致挺高。

“刚刚说的大森鸡和铃之森^①凶杀案，在同一舞台，还有其他事件。你就顺便听下去好了。你也知道，江户时代的铃之森是刑场，是十字架刑和梟首示众的名所。江户一些恶徒都说‘我不能死在榻榻米上，要在三尺木架高空，放眼远眺房总^②而死’，真会说大话。在铃之森受刑的人虽很多，但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丸桥忠弥^③、八百屋阿七^④、平井权八^⑤吧。这些人都是戏剧中的熟面孔。

“当时的东海道自品川开始，其次是鲛洲、滨川，而从鲛洲到八幡神^⑥那一带都是农家和渔民町，之后直至大森都再无人家；另一面是大海，可放眼远眺安房、上总，当时人们称这条通往刑场的路为‘铃之森大道’。走到大道尽头，穿过刑场前，便是大森入口，白天倒还好，夜晚却是个令人心里发毛的场所。在戏剧

① 东京都品川区南大井二丁目。铃之森刑场是德川幕府时期的三大刑场之一，自创设至废止，处决了十万人以上。因其地近海，故常用水磔之刑。所谓水磔，就是将犯人倒吊岸边，涨潮时自然溺毙。此处的另一主要刑罚是火刑。火刑比水磔更加残酷，因海风常将火焰吹灭，犯人不会一次丧命，必须反复受刑，直至烧焦。

② 安房（千叶县南部地区）、上总（千叶县中部地区）的合称。

③ 丸桥忠弥（？-1651），流浪武士，1651年因谋反被捕，处以磔刑。

④ 八百屋阿七（1668-1683），商人之女，因住处被火灾烧毁而来到一所寺院暂住，哪知竟爱上了寺中的一位杂役。新居落成之后，阿七搬回家里，辗转反侧，忽冒出“只需失火便会再相见”的念头，继而故意纵火，被捕后处以火刑。

⑤ 平井权八（？-1679），吉原妓女小紫的爱慕者，为了有钱能和她相会，几次抢劫杀人，被捕后处以磔刑，梟首示众。

⑥ 东京都大田区的磐井神社。这一带正是往昔的铃之森刑场。

中，幡随院长兵卫^①和权八正是在这里邂逅，权八称对方是‘江户闻名的花户川’^②时，观客高兴得喝彩，但真正的铃之森并不是那种值得喝彩的地方。

“毕竟是那种场所，大家都说天一黑，大道就会出现强盗，或路经刑场前时，高挂示众的首级会笑什么的，总之有很多不祥谣言。可这条路是东海道主要道路，无论如何都得通过这里。最近因可以搭火车通过，不知现在变成怎样，但当时大道途中有一棵古松，也不知谁先说的，大家都叫‘八百屋阿七瞪视松’。听说阿七在铃之森受火刑前，乘马游街示众通过这里时，瞪了那松树。虽不知她为何瞪视，总之就因这样而俗称‘瞪视松’。

“我再啰唆一下，毕竟是那种场所，又有这种传说的松树长在那儿，所以那松树附近总是骚然不安，很容易成为强盗、杀人或上吊的舞台。

“我每次讲故事，开场白都很长，真是抱歉，但不先说明以上的事，我想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好了，就说到这里，开始讲正文吧。”

安政六年^③春天至夏天，铃之森大道据说会出现坏狐精。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是停泊品川港的异国黑船^④放的。总之，听说那狐精会做各种恶作剧，诓骗来往行人。本就是骚然不安的场所，现

① 冢本伊太郎（1622—1657），日本侠客鼻祖，因住在江户的幡随院，故又称“幡随院长兵卫”，曾领导民间艺人对抗官府艺人，后被对方的头领杀死。

② 花户川在浅草那一带，长兵卫住的地方。

③ 公元1859年。

④ 嘉永六年（公元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着四艘船舰开进江户湾浦贺海面，载炮三十六门，要求将美国总统的国书递交给日本官方，以签订通商条约。因这些船只通体都被涂成黑色，故民间称曰“黑船”，后来则成了对一切西方船只的统称。

在又多了个不祥谣言，自会令胆小的过路人心惊胆战。

四月二十八日夜晚五刻（八点）过后，有个今年二十二、名叫巳之助的年轻男子路过这骚然场所。芝田町有家小饭馆叫小伊势。巳之助是老板的长男，到大森造访亲戚，正踏上归途。当时那场所所有种种不祥谣传，亲戚劝他今晚留下过夜，但巳之助却因年轻气盛且喝了几杯酒，不顾亲戚挽留便告辞了。

那晚虽没月光，星眼却很明亮。巳之助晃着灯笼来到大道时，看见瞪视松附近有个朦胧人影。他暗吃一惊，高举灯笼，原来是个脸上裹着白巾的女子。这时刻在此地徘徊的女子——难道是谣传中的狐精？他正打算挨近看清对方时，女子竟快步朝他走来。

“哎呀，你不是巳之先生吗？”

“啊？谁？是谁？”

“果然是巳之先生。是我呀。”

灯笼光的映照下，巳之助看清卸下手巾的女子白皙脸庞，吓了一跳。



“咦，阿系？为何在这儿发呆？”

“就算觉得麻烦也请带我一起走吧。我边走边说……”

女子是已之助相熟的妓女，品川宿驿一家叫若狭屋妓院里的阿系。卖身女子溜出妓院在此时此地乱逛，一定是有特殊理由。已之助边走边问对方。

“私奔吗？对方是谁？”

“我真傻，竟上了那种人的当……”阿系不甘心地说，“已之先生，对不起，请原谅我。”

已之助和阿系感情还算不错。可女子竟瞒着已之助，打算跟其他男人私奔。这样女方再如何道歉，男方也会生气。

“没必要道歉。既然你有私定终身的对象，跟我这种人走一起反倒不好吧。你最好待在这儿继续等人。我先走了。”

抛下女子，已之助大踏步往前，阿系追上来抓住男子袖子。

“我这不是在赔罪了？已之先生，听我说明嘛……”

“不管，不管。我才不会一直上狐精的当。”

口中说出狐精后，已之助突然想到某事。这女子也许真是狐精——说不定是妖狐化身阿系，想要诓骗自己。这可不能大意。他当下起了戒心。

“已之先生，要我怎样赔罪都行，你先听我说个大概好不好？已之先生……”

不知是否多心，边说边接近的女子脸庞，看上去竟是没有五官的白皙平板脸！已之助吓了一跳，半失神地抛出灯笼，双手欲绞住女子脖子。

“你干什么？哎呀，杀人啊……”

巳之助按住想推开他的女子，用力绞住对方喉咙，女子就此无力瘫倒。

“这家伙太小看人了！活该！再怎么说我也是江户仔，不是那种会被妖狐或狸精耍弄的浑小子！”

灯笼抛出时烛火灭了，所以没烧掉。借着海面亮光拾起来，却无法点上火，巳之助就这么提着灯笼欲跨出脚步，不知为何他竟呆立原地，默不做声地倒下。

即便再冷清，毕竟是东海道，平日天黑后也会有不知狐精谣言的旅人路过此地，但凑巧今晚没人经过。两个时辰后，巳之助才清醒过来，原来他遭人正面殴打而昏倒。好不容易爬起来在黑暗中四处摸索，灯笼就落在附近。再确认怀中，钱夹也平安无事。

“阿系怎么了？”

借着星眼和海面亮光，巳之助环视四周，不见女子身影。是殴打自己的那人抬走了女子，还是她主动消失的？巳之助判断不出。首先，殴打自己的那人到底是谁？

若是强盗，应该夺走怀中钱夹才离去，但巳之助身上的东西均没事。一想到阿系果然是狐精化身，是她的同类向自己复仇，巳之助便突然胆怯起来，全身冒起鸡皮疙瘩。如此一来恐惧就占了优势，巳之助慌忙逃离现场。

穿过铃之森大道，来到滨川时，巳之助又是晕头转向，无法继续走路。那附近有家同是小饭馆的丸子店铺，巳之助深夜里敲门投靠，当晚在那儿过夜。昨晚似乎被打得很厉害，天亮后头仍很痛，甚至发烧而无法起床。

丸子店铺里的人也担忧地请来医生，并遣人前往芝去通知巳

之助的家人。巳之助因发高烧，梦呓般大喊：

“狐精来了……狐精来了！”

不知详情的围观人们心里发毛。认为巳之助一定是深夜路过铃之森，被近来谣传的妖狐附身了。小伊势不好意思给同业添麻烦，便派来一顶轿子，把病人巳之助接回去。回到老家后，他仍开口闭口喊着“狐精”。在这种场合下，应该先到品川确认那个叫阿系的女子是否平安无事，但巳之助始终没说出，小伊势铺子也就没人察觉。

五六天过后，巳之助逐渐退烧，可以喝些粥之类的食物了。这时他才讲出当夜发生的事，双亲遣人去问品川若狭屋，得知与巳之助相熟的阿系平安无事在工作，也没发生什么私奔的事。

“那，果然是狐精了？”

如此，铃之森又多了个怪谈。